四庫全書

史部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六

明　楊士竒等　撰

國史

東漢獻帝時秘書監侍中荀悦上奏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隠而名章得

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于今者脩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帝善之

魏明帝景初中帝問秘書監王肅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内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肅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虚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録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録無書後遭

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吳烏程侯時韋曜為侍中領左國史烏程侯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後以曜不承用詔命遂收付獄右國史華覈上疏救之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勑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

不敘至行不彰實晘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晘自
少勤學雖老不倦採綜墳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
今行事外史之中少過晘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
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
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
窮今晘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
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
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

體宜得曜簞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書上不許

薛瑩以罪徙廣州覈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録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録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

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
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
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實欲使
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
復恨於是召瑩還為左國史
東晉元帝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
帝王之迹莫不畢書著為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
四海武皇帝受禪于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

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務以實録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恱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勑佐著作郎干寶漸就撰集帝納焉

後魏孝文帝時秘書令高祐與丞李彪等上奏曰臣等聞典謨興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録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

動之實録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踈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

上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俏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儀恵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徳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秘府策勲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

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勲業顯於皇策佐命忠
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帝從之
宣武帝初踐阼李彪上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
書出而帝道昶斯寔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立而甲高
陳民師建而貴賤序此乃人間之繩武也是以唐典篆
欽明之冊虞書銘眘徽之篇傳著夏書之箴詩録商家
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
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

畧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別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汚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曁史班之録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美類三代炎劉崇道冠乎来事降及華馬陳于咸有放焉四人數賛弗逺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𠦜見而書覩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来焉

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
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
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敘録未充其
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
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於太和之十二年先帝先后
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閣録懼上業茂功始有
缺矣於是召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
短采臣斥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属斯事無所與讓

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
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
記撰為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閫門既異
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以来臣使國
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録
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
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氓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
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静恭以安邦

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
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貎典
流製藻繢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
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以繼其行善歌者欲人
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
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
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凖之前代其聽靡悔也時哉
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

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畧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率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皇之充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

藴也草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為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

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盖世傳之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為裘良弓之子善知為箕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史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

書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勑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禄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

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子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非今之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彊欲為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

史之叔皮近則凖晉史之絡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苟
恩珮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静處綜理國籍以終
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録庶不為飽
食終日耳近則朞月可就遠也三年有成正本藴之麟
閣副貳藏之名山
西魏文帝時柳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
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盖所以為監誡也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

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容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家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紛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注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

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
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眾議事遂施行

唐高祖時秘書丞令狐德棻上言曰近代無正史梁陳
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損今耳目尚相及史有
所憑一易世事皆汩暗無所綴拾陛下受禪於隋隋承
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為一正史則先烈世
庸不光明而後無傳焉帝然之

太宗時褚遂良遷諫議大夫兼起居事帝謂遂良曰卿

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黄門侍郎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太宗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又謂房元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録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

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冊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載書

太宗又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来規誡不知自古當代有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卿可撰録進来諫議大夫朱子奢奏曰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

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莫不順㫖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元齡等遂删畧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録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盖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唯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人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

之道

代宗時吏部侍郎楊炎薦沈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競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上奏曰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廁唐列為帝紀考

于禮經是為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吕為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吕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為二紀曾昭公之出春秋嵗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嵗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

行其事改其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
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
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
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於帝是有司不明正
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
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
憲宗元和十五年史館修撰李翶上奏曰臣等無能謬
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

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闢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從史得澤潞邢洺七年田宏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入租稅滄景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未著實録盛德大功史氏未記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為法

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為誡者史臣皆闕而未書臣
實懼焉故不自量輙欲勉强而修之凡人之事迹非大
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
狀謚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
莫不虚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
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殁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
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姦
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寔虚稱道忠

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元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唯其處心不實茍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盖亦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録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指事書實不失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

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
蕪穢簡册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
跡皆攄事足以自見矣假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
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
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
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諍而加
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
何足以為攄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

者乃下太常并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録須得本末茍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為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輕黷天威無任戰越

文宗時帝方議政適見起居郎鄭朗執筆螭頭下帝謂之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

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
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
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
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
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恐
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為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
時魏謩為起居舍人文宗嘗索起居注謩奏曰古置左
右史書得失以存鑒誡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

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暮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来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踈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録號為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坐日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

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臣撰録連署

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德裕又上奏曰臣等伏見近日實録多云禁中言者伏

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

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

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得實録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

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

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

藩鎮獻表者必有荅詔居要官啓事者自合著明並當
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
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録多載密䟽言不
彰於朝聽事不顯于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向後所
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
䟽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首公愛憎之志不
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宋太祖開寶七年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乞委宰執抄

録言動送付史館上疏曰臣嘗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延
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階螭
頭之側以紀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録稍為詳備至後唐
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歷旋送
史館近世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内庭日歷樞密院
抄録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
莫得而書亦緣宰相以漏洩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疎
遠是隔何由得聞徒虗著撰之心難紀憂勤之德伏望

今後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合書簡册者並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録送付史館以憑修撰日歴所貴睿德神功歴千年而不朽嘉謨聖政垂萬世以為光

太宗淳化五年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佖乞復左右史之職上䟽曰臣竊以史官之職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世之序禮樂師旅之政本於起居注以為實録然後立編年示

襃貶伏覩聖朝編年謂之日歴惟紀報狀略叙敕文於

聖政嘉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

張汗簡無聞國經㫐紀謹案六曹故事起居郎掌修記

事之史凡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

年必書朔日甲乙以紀歴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

旌賞以勸善誅罰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起居

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録天子制詔德音政事之制臣欲

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録為起居注與時政

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如此則聖朝稽古必煥發於典墳信史成文固度越於周漢矣

真宗時詔遷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翰林學士畢士安奏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

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歐陽脩論修日歷䟽曰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

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来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録惟書除目

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閲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逺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

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祗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彦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来麟州守将及并州龐籍縁白草平事

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録為草卷標定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

至史院點檢撰官紀録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仁宗時知成德軍宋祁乞宰相監修唐書疏曰臣先奉
詔修定唐書是時賈昌朝罷執政丁度以叅知政事嗣揔其任度比罷免而書局不解今度不幸薨謝臣又遠守邊郡本局止有删修官王疇以下四員至今編纂遼延紀志俱未有草卷誠恐書無統制諸儒論議不一淹引歲時欲望朝廷許依前例以宰相監修竊以一王大典垂法千古今功且垂成而其間褒貶是非出史臣等須藉當國大臣商榷訂正為斯文之重庶書成行遠無

愧前人唐特修晉氏一史亦宰相恭總彼偏方陋國制度殘宴尚以輔弼領之比今唐書恢大光明為不侔矣伏乞特賜詳度施行

宋庠乞刪修唐書及五代史疏曰臣伏見劉昫唐書及范質五代史並是近代修纂雖粗成卷帙而實多漏畧義例無次首末相違按唐自武宗以還實録皆闕詳昫等輯綴之日因舊史存體統續後事者不無叢脞至於序篇賛論褒貶大方訂之前世訖無可采其五代帝紀

則殆是全寫實録列傳則更同銘誌比於唐史抑又甚焉自宋興八十餘年上距李氏歷載踰百五姓相代故老淪亡語授耳傳寖以踈闊若不因時修定則二書者非徒取愧於来葉固將遺恨于當年乃者威武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盛度任學士日亦嘗乞捜訪唐事以裨史闕雖文移徧下而州縣俗吏罕或省知逮此數年莫克如詔臣誠不自揆然由布衣之日服膺簡册竊覩二史未嘗不廢書結欷但恨家之篇籍人無師仰區區之

志誰與僩之比者幸蒙陛下教育之仁久塵史觀讐撰
之職每緣是正文字見秘府所藏唐家紀傳詔令及偏
記小說之類名種尚多五代實録諸國僭偽之篇往往
完具若得裒類而通閱猶足以整齊年月補緝散亡勒
成新書或矯前病然念臣才識蒙淺見聞凡近必依朋
類參質否臧竊覩同館脩撰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吏部
員外郎李淑預修三朝正史博貫前載文雄學奥儻諧
咨定實繄宗矩臣弟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祁稍勤

篇翰頗及輩流俾之編删亦必盡力臣欲望聖慈差李淑及臣弟等三人同將唐書及五代史別加撰著然乞不為官局只許於館閣內正行公文更互擬借應係唐書及五代史照對文字各就本家纂録並不煩官司供給庶得寢尋史法寛假歲期上賴好文之明恣窮希古之樂此亦千載一時之遇耳臣又案唐張説退罷許在家修史沈傳師出為湖南觀察使亦令在州撰述彼本朝記注尚許私藏況前世成書詎勞公禁如臣等或有

外補差擇亦乞如傅師故事

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録劄子曰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為法不善者可以為戒自生民以来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為從學之要然國家

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為亦不可不知也頋以年祀悠逺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閲而周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畧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畧舉每年大事編次為圖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重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歴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

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録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幷上件稽古録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来讀祖

宗寶訓了日若别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
徽宗即位初右正言陳瓘上奏曰臣伏聞王安石日録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録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聖再修神宗實録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歴時政記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

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並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録增損筆削專美其文其後宣宗即位追念憲考不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為私門之令猷於是德裕鄭亞皆從貶竄盖以國史實録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於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察贊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

宣於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昔者周公之訓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安石日録所載嘉謀嘉猷既入告而發於命令則斯謀斯猷皆神考之德也豈可以繼志述事為名而專紹人臣之美乎伏惟陛下若稽如堯舜繼述如武王棄斥人臣不改之小孝光神考日新之聖緒忍使裕陵之美皆為私史所攘攺而正之理不可緩所有紹聖神宗實録願詔史臣别行删修以成一代不刋

之典

瓘又論哲宗實錄不當止差蔡京兼脩狀曰臣聞公而不私則朝廷無過舉之事私而不公則天下有不服之心臣伏見近差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兼脩哲宗皇帝實錄此朝廷過舉之大而人心不服者也國家自太宗以後每朝實錄提舉脩撰皆有正官用度雖多不敢惜費命官雖衆不敢憚煩所以重大典而敬先朝也今脩哲宗實錄獨用兼官而已豈非以蔡京欲擅史局而朝廷

不欲重違其意乎蔡京得無局而哲宗史事不得具官軞一朝大典違祖宗故事皆為一京則是朝廷之所以厚京者過於哲宗明矣臣前章所謂朝廷大政無不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者此亦其一事也陛下篤於天倫曲致其厚每對臣下語及泰陵則聖顔慘戚感動左右豈肯以天下而儉於先朝之史事乎令物議詾詾皆有公私厚薄之説無不歸過於陛下矣京為陛下畫不忠之策陛下為京受不厚之名京無忌憚人不敢言陛

下孤立人不敢助卑君尊臣陵壓主道豈有朝廷事勢倒置如此而可以久安乎昔者為修王安石日録專置一局今者為修哲宗實録則兼官而已王氏尊於神考蔡氏重於哲宗三家僭魯六卿分晉原其起因不過如此前古已陳之事安可以不監戒乎臣自十八日不得上殿次日又復隔下自知必有重譴理當誅竄然而未受謫命猶在言職豈敢以一身之危辱而棄其所當言乎顧詔三省檢會累朝差官修實録故事如臣所言不

誣乞行改正以稱陛下厚於泰陵之意

時詔三史三國志晉書舛誤其選官校正之璀又上䟽曰人君稽古之學一經一史經則守之而治身史則考之而應變天下之事其變無窮故往古可監之迹不可不詳知也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聽政之暇於舊史無所不觀思考歷代治亂事迹以為監戒也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可以為監戒者既上通志八卷又命置局續修書成取㫖賜名神考繼志述事賜其名曰

資治通鑑又為親製厥序炳若雲漢為章于天自然之
巧變化出焉其畧曰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
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
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畧循吏之條教斷
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源之體箴諫深切之義
良謂備焉列于户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
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策牘之淵林矣臣嘗三
復明訓掩卷歎息以謂諸史所載數千年事文字繁多

不可勝覽寠儒寒生業專習一窮年皓首猶或昧陋仰窺聖作區判事類數語之間盡史之要翕受以畜德敷施而日新堯舜之所謂稽古何以加此而況不忘謙抑俯比漢唐自謂文景太宗無間然矣自餘治世盛王得聖賢之一體者亦皆取焉至于荒墜顛危之主亂賊姦究之臣可觀可鑑無不悉論以著聖志其書既以印行可取而讀也然則仁宗校正之時則資治通鑑既有兆矣聖聖稽古同乎一心皆以載籍垂示後嗣昔之人積

累艱難非一日也繼而張之正在今日

大觀二年起居郎石公弼上奏曰臣竊考唐貞觀職官故事天子御正衙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仗下議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録於前史官隨之及仗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對立殿下上記得失繇是事之機要言之微密人之忠邪皆得書之方册昭示将来明主賢臣之事罔或缺遺一代之典文燦然大備且唐天下垂三百年號稱至治莫

盛於貞觀而謀猷設張制度文采勲績治効必可垂法後世而當時崇尚史官載録如此由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六此史官之不可不知故事也永徽以後高宗不躬萬機重臣許李綰權持政姦謀邪計杜塞不聞畏避羣臣自是起居稍奪故事止於對仗承旨仗下議論不復與聞至長壽中宰相姚璹始建議執政大臣録仗下論議多出於股肱輔弼之臣史官職在記録而已利害殊絶較然可知若夫時政記使宰相為之賢者則

推美避譽邪臣則飾過隱非事關機要或疑謀泄而功
沮言及臣寮或慮隙開而怨售巧事形迹互相依倚銓
次不廣筆削自私此時政記之在當時屢建而屢罷者
此也臣竊惟國家受命以来累聖相繼百度脩明度越
前古獨史臣之職未復故事脩時政記即未免有昔時
之累起居注及史館日歷意在塞責具負茍免以編制
勑類除免叙年月為纂述聖主言動仗下與便坐論議
既不與聞而羣臣奏疏諫官言事留中者未甞宣諭焚

稾者往往無傳神機天算奇謀碩畫內安社稷外撫四夷可以輝煥竹帛儀刑今古者或在當時未嘗撰述至於異日稍稍訪求則必耳目不接真偽相冒是非雜揉失實傳之後世其可信乎事之出於羣臣者家人故吏因玆緣飾朋黨仇怨得以成私文字增加委曲旨意虛美溢惡不可勝聽遂使髙文直筆是非猶豫襃貶自疑忠臣義士視既往之迹晻昧不章因有自悔不前之心臣竊以邪正辨而有好惡好惡形而為是非施於有政

也則為刑為賞列之國史也則為褒為貶必著明萬世既有以旌別於生前又有以追録于已死如此為善者自堅造非者解體二者皆人主之操柄教化之樞機不可不審也方今史官之選必天下文學脩潔之士若止以編制勑類除免叙年月為奉職則但通曉文字求之二省一令史足矣何必擇人哉且唐天寳以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家傳記之説雜然並與㳽漫流行不可勝數率皆耳剽口傳轉相紀述文辭俗

靡誑亂事實猥褻宫闈之私傳致難知之事采獲奇怪
雜以詼笑施之當時未免無疑傳之後世豈得不信古
者禮失求之於野孔丘學官名於郯子皆以事久難明
苟可考焉必為事實唐褚遂良知起居事太宗問曰朕
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
遂良不書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夫起居之録不詳則臣
下之記逾廣機失於上則柄任於下自然之理也近世
綴文之事頗為傳記有所論列臣愚以為不復其本則

其原未可卒禁臣愚伏願陛下詔大臣講求故事稍還史館之職使之得以悉意記録善惡必書至纎至悉無所或遺凡羣臣奏疏諫官言事或行或否並望即時宣示史官删叙潤色書之緗簡使後世知陛下有納諫之明知直臣立不諱之朝知議事有羣臣之論知陛下無偏聽之聰羣臣拜免必叙遷責之由使後世知陛下無好惡之私倘或史官因循廢職著譔不時則必明加黜責庶幾君臣行事廊廟規圖纎微必著後世有所考法

馬臣又以為唐制起居供奉仗内而史官必隨其後者意欲記注臣寮與脩撰學士者皆得親見事實與聞謨訓然後銓次不相牴牾此最策之得者也又臣嘗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臣皆持槖簪筆入侍左右盖欲有所紀述而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由是事得廣載書可責成此兩漢遺史所以為後世模楷也今近臣非職事者自見聖君言動固不敢有所紀而天下記之亦未嘗上羣臣列傳事非章章尤著

者則唯取信行狀行狀者門人故吏之所為非大公至
正之語尤難依據者也臣又以古之史官皆久於職如
司馬遷班固皆父子繼纂其事唐張説致仕亦必脩史
吴競被貶以藁自随方今史臣遷擢不時前後相承文
書猥積修舊不給何暇議新以至軍國政要纂録後時
久而訛謬事多此類難一一陳至於宰相監修劉子允
以為十羊九牧書成進本朱子奢以為開後世史官之
禍如此等事所宜變更伏望聖慈俯察狂瞽如前所陳

萬有一分倘合聖意即乞詔公卿議定其例

四年起居舍人宇文粹中上奏曰臣聞人君忠利以導民則民安其政信順以事神則神饗其德神民不相雜擾則天下之物有非人力可校而自至者故禮記言四靈為畜謂至和浹洽而物遂其性也周詩言貽我来麰謂五穀順成而得所養也物遂其性民得所養脩德錫符之應莫大於此若夫鱗毛羽介之孽虹蜺光景形色變怪之祥華實之非其時孳育之非其類則月令書之

以為異洪範五行傳記之以為妖先儒董仲舒劉向之徒論之詳矣臣伏覩近年起居注所書祥應猥冗而不經煩雜而無所别擇如檜枝生黄花茶巢有佛像白氣騰空紅光燭天桃李冬實優人影晝見之類皆前世以為妖異今一切紀為瑞應昔桑穀共生于亳廷則伊陟巫咸贊太戊脩德以禳之飛雉升于鼎耳則祖己訓高宗正厥事以應之今州郡諛佞成風裒集境内妖怪繪圖奏陳其意曰此臣治理之效三省集諸路所奏拜表

稱賀其意曰此皆燮理之功而數月之間動以千數夫物反常為變天反時為災所以警懼告戒者今不以為憂又從而講慶賀之禮史官所紀乃天子言動政事詔命而雜以諛佞無寔之事豈不為典册之累乎恭惟陛下内德淳茂昭格于三靈恵澤洋溢丕冒于四海天地助順祖宗儲福何必假此虗誕蕪翳盛美伏望明詔史官應禮部所闗報祥瑞驗以經典而載其大者若常雨常燠青眚赤祥凡前史以為災異者直書其事不必㸃

綴文辭遷就附合庶幾弭灾報貺可以仰當天地之心無虛美無溢言可以埀訓于千百世之後

徽宗時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訪聞前右司諫陳瓘嘗論史院修神宗實録多用王安石家日録頗失事實不聞施行者臣竊謂神宗皇帝聰明英睿超絶古今熈寧元豐間勵精庶政更新百度盡出宸斷而執政大臣但奉行而已如聞安石日録多稱己善謂一時制作皆自己出矯詞託訓前無祖宗上薄神考厚誣天下事非

一端其於聖德掩蔽多矣瓘甞指陳數事朝野相傳皆謂得實至今不得改正兼風聞史院先因曾布請用安石日録遂准得朝旨謂修入實録必取旨而後用不知果有乎無耶若果有之不委史院曽無取旨乎陛下貴為天子持萬乘之權而神考一朝大典儻容史官任其私意紊亂事實不行究治何以彰聖孝之至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施行

次升又論神宗實録劄子曰臣恭惟神宗皇帝在位十

有九年其道德之妙不可得而名所見於政事者特緒餘而已史傳所載豈能形容其萬一哉訪聞史院官附會執政蔡卞用故宰相王安石日録變亂事寔熈寧元豐間聖作之善者悉歸功于安石朝廷時政記則略而不用前諫官陳瓘甞具論列陛下仁孝篤至躬親省覽灼見事寔至今未聞施行近又覩禮部關報御史臺牒云史院僅十年方修帝紀五册其餘並未修撰竊以史官直筆取信天下昭垂萬世是是非非實繫襃貶若以

非為是以是為非後世何觀而又貪冒史院供給優厚遷延歲月以圖利入曾不以修撰為意遂使君父盛美掩蔽而不揚一朝大典久稽而不就附下罔上尊臣抑君不忠不敬莫大乎是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伏望聖慈明詔史院改正事實重黜史官以正典刑庶彰神考之聖烈以昭陛下之聖孝以慰中外之公議不勝幸甚

次升又上劄子曰臣竊以聖人之治無以加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顯名於後世恭惟神宗皇帝功業

赫顯前古無上其所以流傳萬世者國史而已今史院官先用王安石日録歸美安石而掩蔽神考盛德陛下躬親省覽灼見事實已行删改天下莫不仰陛下孝誠之至也然而史官之罪未正朝廷失刑也今朝廷既見史官弗虔職事忽畧大典僅及十年方修帝紀五册而史官之罪又置而不問天下以謂陛下獨厚於史官不忍加罪而顯親之道未至加隆有累聖德伏望睿旨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

次升又上劄子曰臣伏以臣任侍御史日論奏史院官修神宗皇帝國史僅及十年方修帝紀五册其餘並未修撰乙行黜責未見指揮竊以國家馭吏之法有司承行事件雖甚微末偶爾稽違必行糾治況一朝大典所繫國體家重安可置而不問乎今史官敢爾慢令輕視朝廷貪冒俸給優厚特有稽留遂使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前後相承十有七年不獲成書自古已來修撰國史未有如此其久也今若不正其罪何以為後來之戒信

書未委何日可成伏望聖慈斷自清衷無牽大臣之私意以廢天下之公議

次升又論鄧詢武狀曰臣伏聞秘書少監鄧詢武除同修正史輿議未允者竊以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命令一出而不可反也詢武前日史院留之朝廷謂其不可遂行寢罷今又有此差除衆議籍籍以謂命令反覆如此何以明是非别賢愚而取信於天下乎況詢武父綰昔為御史中丞專事姦佞求媚大

臣為安石求賜第薦安石子滂及其婿蔡卞館職神宗
皇帝察見底裏親批聖語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
人不循分守令詢武修史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
之盛德而不能掩其父之惡乎兼詢武學問荒唐衆所
共知前日蔡卞報綰之私恩及欲褒飾妻父安石之美
故置詢武於史院以備檢討士人莫不指笑今令同修
正史尤非所宜伏望聖慈斷自宸衷特賜寢罷以允公
議

次升又上奏曰臣近彈奏秘書少監鄧詢武不可同修
神宗皇帝正史不蒙施行須至再瀆天聽者竊以史官
直筆取信萬世祖宗以來尤為慎重咸平初修太宗皇
帝實録錢若水主其事薦起居舍人李宗諤等數人充
史官真宗皇帝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以後皆昉在中
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倘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
乎除宗諤不許餘悉可之且宗諤文學才名顯於一時
議論堅正信於朝廷真宗皇帝以此尚不授之史官而

詢武人材凡下詞筆繆陋不可比擬宗諤一二昉亦當時名相非若鄧綰之姦佞兼綰自為御史知雜以至御史中丞凡六七年論事不少頗僻為多詢武豈不為父隱乎何以取信天下後世前日既已罷之今日又有此差除公議寔為未允伏望聖慈以國史為念特賜追寢除命無使小臣得逞其私

諫議大夫龔夬上奏曰臣伏覩制命以秘書監鄧詢武兼編修神宗皇帝實録者臣恭惟神宗皇帝在位一十

九年勵精政事百度修明當有一朝盛典垂範萬世光耀無窮者也宜得博學純儒端正之士以任其職詢武何人乃與此選臣謹按詢武中懷險詐內行汚惡諛諂權要縉紳不齒東觀長吏已為冒榮豈容濫廁史筆滓穢先朝大典臣愚伏望聖慈追還成命別選名流以慰天下之望

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恭以神宗皇帝史書經元祐紹聖修纂史臣議論各有所挾類多偏係不唯不足以

傳信後世今日史官寔難措辭若折以紹聖之書則元祐修纂之臣法固不容匿藁臣妄意其家各有追記所以之文後世其書必別行議陛下者必曰神考乃陛下之父豈有子不為父作好書必不信史而信別行之書也盛德大業反遭掩昧而不明當是時誰為分辯今日所當痛思也或者之論欲重為恩賞以出私挾之書并二書焚之別行修纂如是則野史復興矣適以寔元祐別行之書為不妄也史官以二書叢較矛盾相持不獨

神考德業未易措辭當時預政大臣子弟或在顯仕豈無顧避茟已在職以編次纂集為名茍延歲時假此以為階至於華近遂脫身去矣此史所以未有絶筆之期也況神考盛德大業事實見在陛下雖欲加損益且不可得況人臣乎況天下後世乎伏望陛下蒐羅博古洽聞平心篤論之士凡三數人不以彼時此時之間擢自淵衷付以史任期以一二年早見成書故不受汙染之清明不入形容之氣象倘得良史筆下自傳此意而簡

牒迴有光彩伏望特降詔書明牓朝堂使曉陛下德意以先帝史牒異論相持久不得就今訪之公論取博古洽聞平心篤論之士敝自朕意以補史官不以元祐紹聖為間二書並存折之事實書就即焚之雖朕與士大夫無預加損要以近期不以負多為冗豈惟神考盛德大業增潤於直筆傳美於正論俾朕夙夜不遑康寧之心少安亦卿等父祖之休績不為阿論異見之所揜共揚斯休朕與汝之責塞矣伏兾聖慈如允所請早賜降

詔施行臣以謂機已失時已後矣雖旦晝不可停也惟
陛下勉之
翰林學士王覿辭免修史上奏曰臣今月七日閤門告
報奉勑差修神宗國史兼哲宗實録修撰者伏以史氏
之職古難其才況兩朝之信書示萬世之常道恭惟神
宗皇帝盛德大業際天接地哲宗皇帝柔遠能邇持盈
守成繼明於三紀之間致治乎百王之上宜得深識義
理博通古今富於典麗之辭責以論次之效豈容蹇淺

輙汙簡編伏望聖慈矜此微誠察其非據追還成命改授名儒庶幾灝噩之文不墜典謨之體所有勅命不敢祇受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鄧洪繼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國史

宋高宗時起居舍人張孝祥上奏曰臣聞神宗皇帝相王安石用私意作日録一時政事美則歸已陳瓘以死爭之著為尊堯集日録辯等書忠臣義士感激增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濟登休治寛慈與儉仁民愛物聖德

之盛固已聿追先烈而故相信任之專禮遇之隆又非特如安石受知於神祖也臣竊謂政事舉措號令設施一皆蔽自聖斷故相或能將順贊襄而已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掠美自歸揜陛下之聖明私羣臣之褒貶日歷之官因取其說著於簡策大非尊戴君父傳信萬世之義臣實恐懼仰惟陛下既遴選史臣付以論譔欲望驗發明詔再取去歲已前臣寮修過日歷詳加是正審訂事實貶黜私說發明聖德庶幾作宋

一經報六為七埀之無窮天下幸甚

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劉才邵上奏曰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所以記言動制作示勸戒以貽後世莫不有史動則左史書之若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若尚書是也至於禮樂刑政因革損益因時不同則後之人從復修之以備叅訂若禮經所載是也三者之法相須以成闕一不可唐虞三代之盛典章文物炳然見於簡牘之間豈無所自而然哉至左丘明采諸國之史因經立傳而言

動所記合為一書司馬遷網羅古今以作史記遂變編年之法班固而下因祖述之一代典章雖見於志而以理難詳載遺落者多至唐正元間蘇冕始為會要考其纂述之意豈非小補由此觀之後之為史者實録以存春秋編年之法正史以循遷固記事之舊而會要以追法禮經之意豈可偏廢哉恭惟國家聖聖相承制作明備陛下光昭先功欽若成憲累朝大典既已全備惟是會要肇自於建隆續修於熙寧凡三百卷而元豐元年

已後近因邇臣建白已頒明詔命館職之臣載加讎校矣然自元祐元年以後尚未修纂臣愚欲望聖慈特降
睿旨許令館職讎校舊本畢日接續編類
史館修撰常同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録私書改修神宗實録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歴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録其間所載悉出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仁保佑

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為已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摭實刊修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録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

起居舍人洪遵乞經筵編聖語狀曰臣恭惟陛下身濟大統系隆中興萬機之暇刻意稽古大昕退朝來臨便坐延見儒臣紬繹經史兢兢業業惟以典學為務而臣

不肖幸得備數記注周旋細氈之側實為榮遇但左右二史報沿近例旅進旅退於徽言善行缺然無所紀述大懼曠職不足以稱聖天子隆儒監古之意臣竊聞景祐中崇政殿說書賈昌朝以經筵一言一事總而成書號曰邇英延義二閣記注獻于仁宗皇帝而章得象等被命相踵修纂累聖丕承其書具在臣愚欲望睿慈遵用故事應經筵中侍臣升綵封章進對燕會賜與講讀問荅命載筆之臣斷自今年八月秋講為始悉行編錄

以邇英記注為名仍敕講讀官今後奏對之間面得天語即時以實具報無得隱漏庶幾一代盛典大書特書詒諸億世與時政記日歷起居注相為表裏金匱石室之藏有以考信誠非小補臣固陋無識昧死陳愚惟陛下財赦

遵又乞修起居注劄子曰臣恭惟陛下勵精庶政光啟中興功德巍巍視古聖王不足進於前是宜史冊大書特書為萬世無窮休臣待罪柱下幸獲簒輯聖謨入直

以來不敢少懈但緣向者權臣用事記注之官多缺不補而起居注自紹興九年以後前後積壓今未修者殆十五年諸處循習遇本省取會貼子不肯如期報應竊慮歲月浸遠難以考究檢准紹興令門下中書後省貼子取索急速者限一日供餘三日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使之報應以時不致違滯仍乞令兩省除見修起居注按月進入外所有紹興九年以來因循未畢者每一月帶修兩月庶幾天德地業赫然與日星並傳

臣不勝幸願

遵為吏部侍郎又乞修續會要劄子曰臣聞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然則祖宗之訓垂裕方來俾之憑籍扶持有天下者所不可後恭惟國家聖聖相承重規疊矩度越古昔延閣所藏金匱石室所載固已暴白天下至於大號令大政事撮其機要以類相從則國朝會要最為詳密于以施之朝廷達之天下凡典禮設張之

事莫不一出於此自元豐成書之後政和中亦嘗續修而視諸故府但有吉禮百餘卷不能五分之一頃者顯仁皇后上僊討論典故有未登載者不免倉卒講求雖公卿大夫參合考議而事成一時豈能盡善今國家閒暇願及是時一新墜典區區管見不必設置司存只令國史院總其事擇館閣官三數人掌之斷自熈寧以迄于今名之曰國朝續會要館職月給已有校正會要食錢微有所增亦未為過成書奏御然後推賞庶幾聖朝

制度更相發揮垂億萬年寳為大訓臣不勝至願
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乞修日歷䟽曰臣昨待罪
禁林甞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録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
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
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
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
日歴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
史未甞一日無書晉謂之乗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

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録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録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

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
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
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於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
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
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責
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
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
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

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畧而不載則一事隱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耶不倸其懿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耶不倸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畧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相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堙没雖有良史莫

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
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
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殽白黑顛
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
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歴
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
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
尚斑斑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

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群盜屛除正朝廷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議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札纂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擇

藻又進書劄子曰臣嘗聞作史之法始於編年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事未嘗不謹歳月時日而書之蓋人君之治天下其大而見於史者不過政事弛張人

材升黜弛張有本有末升黜有先有後不以歲月時日
繫之將安所考乎於此而有秋毫之差不惟不足取信
來世凡所謂邪說私意者皆得肆行而亂吾是非之實
祖宗豐功盛德亦將鬱而不伸故國朝置著作局專修
日歷既取輔相時政記為據又責諸司供報凡供報不
實者坐之其歲月時日可謂信而不差矣然牴牾者亦
時有焉蓋業鉅事叢其理然也自乘輿南渡以來史官
無一字之傳當時大臣時政記既不可復得而諸司所

謂案牘者盡委於兵火朝廷每舉一事率幽冥而莫知其原往往臨時取決於胥史之口謂之省記況史官欲得其歳月之真哉故臣於紹興二年待罪湖州日力具奏陳以為及今聞見尚新宜亟加搜訪失今不輯後必悔之蒙恩即以委臣臣伏思一代鉅典權輿於此若歸之兵火以為無可奈何趣具目前謂之成書亦可顧今歳月見於殘編斷簡者幸斑斑可尋必欲編摩措之列聖實録之間而無愧者非難在加之意而已故設為四

類以求之一曰年表二曰官閥三曰政迹四曰凡例何謂年表以祖宗實録考之輔相之拜免臺諫之去留六曹寺監長貳之遷移三京二十八帥之委任皆事干政體者書之不可少差而徽宗臨御二十六年間除目以千萬計日異而月不同非嵗為旁通何以見之何謂官閥以祖宗實録考之朝臣自館職而上差除悉書文臣自卿監武臣自刺史宗室自小將軍而上皆當立傳而徽宗臨御二十六年間當書差除者八千餘人當立傳

者二千餘人差除必首尾相續方無缺遺立傳必始終相參方無舛誤非人為累歷何以見之何謂政迹以祖宗實録考之内而百度之廢興外而四遠之服叛皆當叙其源流以書如黨論舍選禮制河防方田市易茶鹽錢幣之類皆百度之源流當叙者也青唐之棄地復地金人之請盟背盟西夏之進築高麗之遣使之類皆四遠之源流當叙者也何謂凡例以祖宗實録考之有一月之例有一季之例有一年之例有三年之例缺一不

録不為全書如占星象奏㦸祥賜高年旌孝弟與夫縣鎮之廢置神祠之加封率於月尾書之一月之例也原廟四時酌獻百官春秋大宴雖有定月而卜日不同一季之例也大遼夏國賀正旦生辰及押賜夏國禮物官皆當書其姓名歳終戸部奏天下主客戸口增耗刑部奏天下斷過大辟宗正奏宗子命名授官皆當書其人數一年之例也郊祀明堂夏祭貢舉前期降詔郊祀肆赦殿試正奏名特奏名武舉進士策問皆當書其全文

大禮差五使三獻官后妃封贈三代臣僚蕃國加恩宣麻貢院差知舉及殿試官諸文武進士釋褐皆當書其人數榜首皆當書其姓名受誓戒宿齋恭謝飲福皆當書曰正進士釋褐三名前注授諸班直轉員皆當書其恩數三年之例也其例之不可以年月見者猶不與焉臣自紹興二年承指揮編次字字綴緝七年于玆本欲畢區區之愚每類各為一書以備史官採擇既功力浩渺非歲月可成又恭聞近閣史院修徽宗皇帝實録事

體宏大非臣疎外敢為今於每類各修成一門除凡例一門已具重修元符庚辰以後三年詔旨節次進呈訖今修到年表門具元符建中崇寧年臣僚旁通六冊官閥門具宰相十三人執政三十三人累歷十冊政迹門具青唐棄地復地本末金人請盟背盟本末十二冊共二十八冊投進通前總八百冊伏乞聖慈特賜省覽庶知臣所編歲月時日皆多方訂正務得其真未嘗一字無據也

翰林學士周麟之上奏曰臣恭惟皇帝陛下駿惠先猷丕昭孝治近以實録院修進徽宗皇帝實録慶大典之崇成第史官之勞効凡譔次編摩之士下逮掌故例霑醲賞恩至渥也繼又以故翰林學士汪藻嘗修元符以來詔旨等書八百餘卷於實録最為有力特加褒贈優卹其子陞下此舉可謂深合公論明燭幽隱矣然臣伏見紹興初嘗降指揮搜訪先朝文字投獻之家與斟酌高下推恩今來實録成書竊慮二十餘年間臣僚子弟

有以其父祖建事先朝所得聖語等來獻事繫國體可
以為萬世法者不可不少加甄録伏望聖慈申詔有司
檢會元降指揮令實録院開具人數考覈事實擇其顯
著者量與推恩以示勸獎是亦信賞不遺之義也
麟之又上奏曰臣仰惟皇帝陛下以天德地業再造區
宇見獨朝徹聖欽日躋雖古之所謂盛帝顯王無以加
此臣頃在東觀以修纂日歷為職因得歷覽陛下臨御
以來三十餘年間事業之富謀斷之偉謨訓之大布在

方册赫然與日月爭光臣竊天之智狹而戴上之情切
嘗考其間所載聖語大抵詳於前而畧於後臣深求其
故盖由頃歲左右史多缺起居注不修三省樞密院時
政記於聖語亦或濶略而不致其詳近者陛下總攬權
綱修廢振弊更化之道粲然一新睿謨明訓發於九重
密勿之間而風動乎天下贊襄之輔獻納之臣内外進
對之官所得多矣臣區區之愚欲乞申嚴舊制自今凡
與奏對備録所聞毋致漏逸使史官皆得以具載仍令

記時政者尤務其加詳以此授之國史著之日歷作宋一經襃舊六為七用傳信于億萬世臣不勝至願
麟之又論禁傳寫先朝實録䟽曰臣伏見國朝會要嘉祐四年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之為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宜藏之有司往時史官書成進入則焚其藁乞詔龍圖閣别寫一本下編修院以備討閲從之然則史事在祖宗朝其嚴如此豈容輕示人也今者徽宗皇帝實録成書奏篇既上儲於内閣中外士

大夫欣聞盛事咸思以先覩為快臣竊惟先帝之盛德休烈良法美意布在方冊固當廣其傳以昭示天下後世然其間所載多涉國體與今日政論有相關者臣愚欲望聖慈申嚴舊制令副本之在有司者必謹其藏仍不許諸官司關借謄寫及臣僚之家私自傳誦庶可以嚴宗廟尊朝廷遵祖宗之成憲

孝宗隆興間起居郎胡銓論左右史四弊疏曰臣誤蒙親擢承乏左史自供職以來檢討記注故事竊見今之

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為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

注顧先奏御後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
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歷中歐陽脩為起居注嘗論
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
呈前事有諱避史書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更
不進本仁宗皇帝從之厥後侫臣執筆乃復進史巡襲
不革遂至于今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
今記注不必進呈庶使人主不覿史之美不專在於李
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按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

右二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動必懷姦懼為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與聞文宗復貞觀故事每入閤命左右執筆立於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録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座之後歐陽脩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座之前至脩罷職脩注者乃復立於其後今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甞或聞可

謂立非其地有愧於脩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脩起居注王存奏欲追貞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德音儻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自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皇帝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盖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譭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姦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羣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闕報職記注者但不

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邪臣欲乞陛下復歐陽脩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日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以伸神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立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脩奏請自今前後殿上

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脩注出面録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果安在邪夫後殿侍立雖立非地然獨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餼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臣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誠

非細事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熈寧中修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閤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

閤門以臣不預牒却之臣又嘗預牒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閤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數奏乃必欲預牒閤門又欲必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為失職多矣臣又聞皇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為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閤門與必俟班次耶況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班次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令直前

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也臣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驗今循名責實斷然行之不勝幸甚

乾道中編脩官林光朝奏曰臣以才識短暗叨居史官執筆之後竊謂古之作史者是皆據事實而書之文獻不足雖孔子無如之何吳兢令狐德棻撰武德以來國史韋述因二家所作參之以後事列為紀傳當是時圖牒具在不過特書屢書之及開元而下文字散逸于休

烈請徧求實録及起居注幷他書若干篇其後所得僅一二篇耳如柳芳所問高力士内廷可書之事今有唐歴四十卷以開元時事較之貞觀其用力何止十倍也臣竊惟四朝國史業鉅事叢自上章創議欲以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兩朝正史俟將來徽宗皇帝實録已定却别行撰述即置國史院續次臣僚又以靖康繼宣和之後首尾相關當作一書通前書為四朝國史此實當代甚盛之典也然筆削之重逡廵十年欲問成編未見涯

際昨來得旨又令重修徽宗皇帝實録以前者訛舛無所取信耳目所接尚可更定今延閣所藏有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實為一書往年修太祖太宗兩朝正史起景德四年迄於大中祥符九年是逺至十年而後成書也其後修真宗正史自天聖五年至八年是又歷四年而後成書是書相望何止二十年而後合為一書也今神宗哲宗兩朝實録纎悉具備而紀志列傳尚或斷鈌崇寧大觀百度更張獨有汪藻所録元符以來詔旨

而造滕之論不在此書此即唐人令狐氏所聚詔册以
備一時之闕耳其他書又多疎略自非徽宗實録裒綴
已定之後即紛然載筆者何從措一辭也以臣之愚見
四朝大典簡編浩汗欲乞聖慈許先次修神宗哲宗兩
朝正史及徽宗實録令同日進呈徽宗實録已定之後
即通欽宗實録續次修纂為四朝國史正如景德天聖
作兩項撰述而後合為一書則雖以日月計之可也如
臣之言髣髴為可采即乞付國史院同共參酌越分而

言不任戰慄之至

淳熙五年吏部侍郎周必大論史事劄子曰臣以非才被命纂修四朝正史頼同僚協力裒類事實粗見功緒今當下筆之際事體尤難竊覩前朝國史雖是衆人分撰然當時案牘可以稽據是非可以詢問責成一手不至訛舛粤自南渡以來文籍殘缺往往搜求散軼考證同異若非參合衆智深慮不相照應牴牾者多臣嘗與衆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傳成篇並令在院官互相

修潤庶幾首尾貫穿體製歸一無思慮不周之患如合
聖意乞即特降指揮以憑遵守
孝宗時端明殿學士范成大上奏曰臣聞追孝莫大於
顯親顯親莫大於述事恭惟高宗皇帝御歷三紀休功
盛德陛下既已著之於聖政之編矣至退處德壽之後
天旋日用豈無可紀如漢禁中起居注唐諸王所修內
起居注之類向來闕此等一書使二十五年之間堯言
堯行不得盡聞於世甚可惜也竊意陛下曩者久奉大

養從容北宫慶溢庭闈事兼國家必有授受之謨訓諒多慈愛之話言以至歲時燕喜曠儀盛事無非載籍之所未聞皆當志其大略以侈萬古今事雖已往日月尚新陛下孝思永慕見於羮墻恐有可以記憶者又參之以東朝東宫之所聞見與夫宫禁老成之所流傳特命親王悉加記録以付史氏則陛下述事之孝傳無窮而施罔極矣臣嘗考虞書堯典一篇紀陶唐行事備矣而魯論有堯曰咨舜之訓孟子有放勲勞來之言及莊列

所記遊汾觀華康衢等事皆在堯典之外則知虞舜之世述堯遺事必有他書不止於僅存之一典而已伏惟陛下自留聖心

成大又論三朝國史劄子曰臣聞自古有國有家雖盛衰不同而未嘗無一代之史策以小喻之譬如士庶之家大則有家法小則有日記雖倥偬弗暇給之時決不可一日而闕非若其他翰墨文詞空言無用之比也恭惟國家五朝正史久已大成而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

宗皇帝三朝史書始於紹興二十八年開院纂緝糜費帑廩九年於此惟帝紀略備之外其餘邈然無涯不惟舊聞失墜無書可攷亦緣是非襃貶易招悔吝朝廷既不督課有司幸於因循加以席未及煖遷徙而去甚或提綱無官秉筆全闕動經旬月無復誰何人徒見館宇邃嚴吏胥旁午皆謂煌煌天朝必備史策而不知文具如此臣竊檢照景德中修太祖太宗兩史十年而成天聖中修真宗史四年而成熙寧中修仁宗英宗兩史六

年而成今之三史若只用目前規摹更數十百年亦恐
汗青無日何則自熈寧初元至今百年見聞所逮尚難
追記只更一二十年殘編斷簡漸就散逸故家遺俗無
可詢究雖悔向來之因循欲決意成之亦不可復得文
謨武烈恐遂湮晦何以仰稱陛下追孝清廟羮墻祖宗
之心臣每念至此震慄汗下伏望特賜聖裁亟命朝廷
討論史事立之課程剋以期限其熈寧以來舊事本院
無書可攷者許闕取秘閣四庫所藏及搜訪士大夫家

所存干照文字網羅參訂仍擇儒館優閑之臣數人增兼編擇庶得併工分力結局有期成書之後薦之宗祐于以上慰三后在天之靈燕寧歡喜介福家邦與天無極此臣所謂繫國體重大前者親目其獘今又再司其職不敢緘默且陛下家事也伏望特留聖慮

成大又論記注聖語劄子曰臣聞帝者莫盛於堯舜其事遠而其書存二典所記都俞吁咈之詞可以端拜而議因其詞知其所以聖不然則雖堯舜之盛無傳焉後

世設官以記言言意深矣恭惟陛下天縱神聖求治甚勤露朝便坐日有謨訓凡紀綱法度之說性命道德之蘊有漢唐之君不得與於斯者是宜史不絶書以詔萬古臣蒙恩待罪柱下竊攷記注所載十不一二盖縁進對臣僚循習故常例以無所得聖語為報紹興間史官屢有建明三省出榜朝堂而不報者自若也其報到者又務為簡畧或止片言一字且漫不及所奏因依抽毫執簡終無纂述臣甚懼焉按令文親聞聖語應記注事

不報後省者違制論又應報聖語而違者修注官具申
尚書省若報到無聖語者月終類聚以聞雖有此法前
後未甞申嚴及不曾舉行類聚以聞之令宜其諸所記
注多違舊章臣愚欲望聖慈下臣此奏付閤門内侍省
遇有對班坐條告報并許史官依令舉行將報到無聖
語者月終類聚奏聞萬機之燕畧賜攷察庶幾大哉王
言無敢隱匿聖謨洋洋匹休二典天下萬世幸甚
成大又論侍立劄子曰臣近因奏陳記注不得盡紀聖

語伏蒙宣諭正以史官侍立太遠令臣討論典故臣竊見今來左右史侍立乃在正殿東南隅朶殿之上漠然並無所聞誠乖書言記動之義謹按唐制凡御殿則二史侍立於殿上御座左右執筆以記言動其紫宸入閤天子臨軒即立螭頭逼階傾耳而聽之或殿上或螭頭皆得密聞王言即時記錄證據甚明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為政時其制方廢文宗復之至今以為盛舉文宗嘗與宰相論當世奢靡時史官執筆螭頭帝謂曰適所

議論卿記録未以此見雖立殿階螭頭之下尚得有聞
而記述況侍殿上耶本朝初復起居院梁周翰等討論
典故雖未精詳然亦但云直於崇政殿以記言以至國
史職官志諸書所載亦只云便殿侍立而無今來東朶
殿之説所謂朶殿本無經見若謂與正殿一體即容設
置供奉官員閤于幕次憩坐自如則不可全謂之殿也
如果與正殿事體不同不應立左右者却立於彼此可
謂失記注之地矣又按王容季所載稱本朝故事侍立

於御坐後歐陽脩請侍立於御坐之前脩罷復立於後此事雖不見會要然世傳之久矣會要獨載脩乞令上殿臣僚退少留殿門俟修注官出面録聖語仁宗從之臣竊料國朝修注官雖立殿上所謂立於御坐後者聞見亦自不審所以修有留臣僚於殿門面録聖語之請而又有移立御坐前之説要之唐制為詳而本朝之制為畧其原出於建置之初梁周翰等討論不精之故當時尚無朶殿之説今則不知閤門如何相承却止令立

於朶殿隆興元年左史胡銓等建言立非其地閤門御史臺討論典故故欲令起居郎舍人起居訖升殿宰執幷臺諫奏事權暫東朶殿侍立候臣僚奏事時依講筵例於御坐前侍立其意以為宰相奏事所得聖訓中書門下自有時政記幷臺諫論事亦恐難遽漏洩其他臣僚奏對初何妨嫌而使記注之官不得記述以詒萬世誠為漏典臣竊見行在百司皆得舉職獨左右史職記言動而職實不舉王言既不得聞而臣僚奏對又例以

無所得聖語為報則是記言之職有名無實所謂記動者凡行幸出入號令設施之類只憑諸司關報而國史日歴所亦同被受已先修纂則後省記注幾成長物二史之官號為職清地近班綴從臣而瘝官曠職如此臣所以夙夜慙懼不皇寧居伏望聖慈參酌前古盛際特賜檢會乾道元年閤門御史臺已討論到典故斷自聖心特制史官侍立之地以為聖代成法

光宗紹熈元年禮部郎中兼實録院檢討陸游上奏曰

臣伏見真宗皇帝至道三年冬修太宗實録至明年咸平元年八月而畢甫九閱月修書者錢若水宋成務宗度吳淵楊億五人而已書成又詔重修太祖實録至明年六月而畢亦甫九閱月修書者王元之梁灝趙安仁李宗諤四人而已臣竊考之太祖討澤潞取揚州平吳滅蜀定荆楚下五嶺太宗撫有吳越蕩定汾晉用師薊門閩罷夏臺皆大舉動業廣事叢議論煩委兵機戎政攻守餽餉功罪黜陟之事可謂夥矣至於制禮作樂明

刑治歴修廢官舉墜典革五季之弊復漢唐之盛側席求治可謂勤矣宜其摹寫日月形容造化雖累歲不成而奏書之速不淹三時上足以慰羮墻之思下足以厭薦紳之望非獨此數人者畢精竭思之力也意者當時命令重刑賞必尊君體國之俗成凡史官紬繹之所須者上則中書密院下則百司庶府以至四方萬里郡國之遠重編累牘如水赴海源源而集然後以耳目所接察隧碑行述之諛辭以衆論所存刋野史小說之謬妄

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而史成矣九閲月而奏書臣誠未見其為速也臣乞身累年忽蒙聖恩起之山澤之間使與聞大典既不累以他職又特寛其朝謁責委之意可謂重矣然臣之愚慮有欲陳者未敢遽以仰瀆天聽而略具梗槩於前欲乞聖慈明詔大臣俟臣供職有所陳請擇其可者出自朝廷主張施行如臣不能自力曠職守負聖知則竄殛之刑所不敢避

四年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論史官劄子曰臣

旨具奏竊見唐大順二年二月勅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録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録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修之踰年竟不能編一字臣以此知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領今史院檢討皆是兼局更出迭入有同傳舍至脩撰亦以從臣兼之往往多近上眷渥之人率不淹久去掌機政大槩一年之間方議立條例均分卷帙而出

院多矣則一朝鉅典無由就緒事大體重豈容空過歲月提領大臣須至取旨立限奏篇臣恐未免逐急牽課取具臨時草草逃責而無以發明盛德大業傳信萬世要亦非秉筆者稽古之罪而其勢必至此者無專官故也近年李燾洪邁以待制相繼修史不領他事而後四朝國史方及成書以臣愚見兩制臣僚位望已貴若委以史事見謂冷局不過一二年間朝廷須更遷除雖曰專官未必久任今職名中有秘閣修撰右文殿修撰幷

舊有史館校勘等正是三館修書官名目自郎寮卿監補外之人皆得除授若將此二三職名置為史官以二年為任自史館校勘之類供職稍遷秘閣修撰又稍遷為右文殿修撰在院少亦已五七年俟有勞績雖就遷次對如李燾洪邁無領可也則是史官與郎寮卿監可以馴至從班事體略同有專官之效無冷局之嫌庶幾大典責成有人况在祖宗朝雖諫議大夫以上皆帶出為寄禄官而以供職諫院者為諫官則今以修撰為貼

職而以供職史院者為史官蓋舊章也有何不可臣愚不自度妄論史事唯陛下財幸

五年起居舍人彭龜年乞申飭奏事臣僚錄所得聖語報記注官疏曰臣聞古者王前巫而後史史官侍于王所當不遠也唐貞觀初仗下議政史官猶得執筆記之于前本朝元豐中甞議臣僚前後殿登對許記注官侍立著其所聞關於治體者元祐中復令邇英講讀罷臣僚留身奏事亦許記注官侍立近時比等制度皆已不

舉獨有臣僚對罷録所得聖語報記注官一節爾然前後因循或稱無所得聖語是致載筆之書多所逸遺陛下明謨睿斷隱而弗彰史官失職莫此為甚臣竊見本朝歐陽脩甞奏請自今後前後殿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出面録聖語臣愚欲望聖慈用修之言特加申飭每遇前後殿臣僚奏事退許當日侍立官就殿門録所得聖語其有内引者令移文取會庶幾記注得以備載俾聖謨洋洋嘉言孔彰無愧三代不勝幸甚

龜年又奏曰臣竊見起居注每於車駕過宮日分必書某日車駕詣重華宮慈福宮起居如不出即書云恭承壽皇聖旨免到宮如一月不出即四次如此書只如陛下去年半年不出即如此書幾三十次恐非所以示後自此望車駕每月一再朝北内宣諭云誰如此書對云起居注乃繫日之書每日陛下舉動皆合記況是車駕講定省之禮安得不書宣諭云既是壽皇有旨教不來只直書對云雖是壽皇有旨免到宮陛下却豈可不去

今日以雨泥免豈無晴日今日以暑熱免豈無涼日今在朝士大夫見車駕不過宮尚不知因由何況天下今日獲親事左右者尚不知因由何況書之史冊以貽萬世恐累盛德臣獲居近列唯望陛下盛德日新凡所記注使皆足以垂法萬世乃是臣之志願足矣若萬一書之史冊或反貽後之譏議臣實不忍也

寧宗嘉定二年秘書郎真德秀上奏曰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俞其請盖將勒成大典以示

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材備數文館玉牒會要皆預討論敢緣所職妄有陳述臣恭惟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著聞甲寅之秋肇履大位盖出於光皇付託之誠憲聖擁佑之力而大臣實奉行之授受之間粲然明白柬史筆者固宜鋪張其實以詔萬世而臣伏覩玉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佹冑之意而誇大其功欺天罔人莫此為甚昔紹聖中姦臣用事被宣仁以奪嫡之謗加蔡確以定策之名顛倒是非終危宗社今陛下恭膺祖宗神器之

重而簡册所記顧歸功一擯贊之小臣傳之萬世何以為法況凡受恩之人豈無報復之念儻不亟加辨正異時或得藉口以逞其私紹聖崇寧之禍可鑒也臣側聞嘉定元年二月議臣有請命史官取紹熙五年以後至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并日歷時政記凡涉誣罔悉行改正陛下既俞之矣歷時寖久必已成書臣願特降睿旨命國史實録院具所修事節上之朝廷看詳允當即頒下玉牒會要所參照重行修纂上以光聖朝揖遜

之美下以杜姦黨窺覦之漸天下幸甚臣又聞熙寧中王珪建言國朝會要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書然止修至慶歷三年又當時亟欲成書及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載頗多吏文恐不足行遠乞自慶歷四年以後續修其舊書因而畧加增損庶成一代之典制可其奏迨書成自建隆迄元豐僅三百卷紀載最為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覩皇帝會要自紹熈末至嘉泰初才八年耳而為卷已百五十殆欲廣其部帙之過覩

珪所修臣僚論奏止撮其要令或全篇紀録一字靡遺至於文移行遣語涉俚近者亦或未遑刪潤臣恐難於傳遠如珪所慮也又嘉泰二年以來凡八載矣朝廷行事可紀甚衆必俟有旨進修然後併力編摩倉猝欲速寧無茍簡曷若從容纂次之為得臣願特降睿旨命提舉大臣申飭其屬其未進者亟加修纂已進者稍加損益如神祖可王珪之奏庶幾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所陳若緩實切且皆職守所在故敢不避煩黷冒昧以

聞

十五年司封郎中魏了翁論實錄缺文疏曰臣曩者濫負東觀蓋嘗伏讀金匱玉板之藏每惟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皇帝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以三十六年事為五百卷猶之可也而二十七年為卷亦如之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遭隨事檢閱則有不盡然往往一月而釐為二三卷往往州

縣細故亦動是千餘言至事關大體顧反脱畧且如開禧元年敵使趙之傑要陛下起受國書臣時以館職獲陪朝著之後偶記乾道六年虞允文為相敵使烏凌噶天錫倨慢與此相似時則允文前奏大駕還内放仗罷朝臣與在列誦言其事所冀速達有頃聞陛下徑還禁中一如乾道故事臣謂宰執必有援此以開陳者矣乃聞韓侂胄為宰執言此謝郭然為之不知郭然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臣既退朝即取乾道國史實録會要聖

朝日歷諸書徧加披閲則於此事或全無所載或畧及
一二而實録則仍循常比書垂拱殿賜茶酒不知是日
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閤事王抃上疏詔明日引使人
朝見乃似專美於抃而抃詞止議受書之儀亦不及放
仗罷朝事此實録之闕文有如此者是歲蘇師旦除安
遠軍節度使明年六月師旦抵罪詞臣以草制罷去或
謂内制未有封駮故事臣因記乾道七年三月巳夘張
說除僉樞張栻等言其不可旋即反汗八年二月乙夘

申命則周必大以直學士院繳還批詔且乞以宣徽命說臣即檢閲實録諸書則已卯事無所載止於是月戊子書節度使萬壽觀制不書事始已當修正至八年乙卯事則又逸去夫主聖則臣直此最是先朝美事而前後皆不書此又見實録之闕文有如此者開禧二年秋八月倪思與李壁爭論明堂嚴父配天事朝論莫知所決臣因記淳熈三年三月丙午朔祕書監李燾奏乞舉行宗祀明堂之禮歷引神宗皇帝聖語及錢公輔司馬

光李受諸儒之説嘗下羣臣議雖不果行然實録不當
全脱其事至淳熙六年趙雄為相竟白行之實録亦所
不書元降明堂詔書亦未嘗登載而閲樂等事亦皆失
實又以見實録之闕文有如此者臣因是三事每嘆孝
宗皇帝明謨偉斷卓越前代者不可勝紀而臣偶記所
聞輙逢脱畧夫卷帙猥繁若此而紀載脱畧乃爾若不
及今距乾淳未遠文字未盡淪失老師宿齒故家遺裔
尚可訪問亟與搜羅會粹則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

無以傳示方來臣伏覩實録院見遵詔旨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録增入列傳臣愚欲望睿旨併下本院令史官將兩朝實録重加點校儻有闕失如上所陳者即採訪增入其冗濫重復及吏文不經去處悉與删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埀憲貽後仰副陛下寅念祖烈之意
理宗淳祐十二年祕書少監兼修注官高斯得進修史故事曰淳熙十年七月丁丑李燾奏臣蒙恩庇職史館事有當奏取聖裁者謹列于後　一從來修書必立年

限令四朝正史開院已二十四年三次展限矣所
幸紀及志並已奏篇未了者止諸臣列傳耳列
傳既有底本稍加之意似不難了乞自今更與展
限明年春季庶幾史官各務協心不致有淹日月
一裕陵諸臣列傳已經四次修改泰陵三次祐陵兩次
靖康一次若舊本有誤處及有各添處即當明著其誤
削去合添處仍具述所據何書考按無違乃聽脩換仍
錄出為考異不然則從舊更勿增改所有諸臣合立傳

而事迹無可尋討者且附合附處不必強立庶幾後來尋討得見則不妨別立大抵只要信而有證　一臣聞操楫佐棘技不兩工故史官必久居其任少兼他職乃可責成若兼職太多用志必分雖高才任職多多益辦然人之精力有限正恐詳於此則畧於彼今史官猶有闕員自今差除乞選兼職少者委任之庶幾專力速成大典從之

臣嘗伏讀國史竊見祖宗修書故事帝紀志傳必一

書成乃修一書未嘗有並修兩書者蓋國家大典關係至重非專心致志為之則不能紀載得實傳信後世且以神哲徽欽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燾上帝紀既而補外及再還朝乃命修列傳故燾初至有此三項奏請列傳垂成而燾卒所謂展限來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名洪邁卒成之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進曰紀曰志曰傳次第而修首尾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備孝宗皇帝豈不欲其速具哉而責成有

漸如此以壽良史之才無出其右亦不敢自詭並修志傳而二書之進後先相距其遠又如此以是言之崇成鉅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見國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寧四朝志傳限來年三月登進臣叨與載筆苟有管見不敢黙已且詔修四朝志傳為日久矣趙以夫始專其事不知亟加纂輯乃欲先合九朝正史為一而後以四朝續之用力舛差遂墮汗漫迄以夫之去四朝志傳竟無一字汝騰繼之當其任矣而乃

引嫌力辭尤焴又繼之亦復控避久乃就職更三史官虛度歲月幾及兩載實為可惜九月以來乃方分命僚屬然規模不立人情渙散既不照舊例奏請先立年限又不考故事分志傳為兩次以百餘年間歷史官二百八十餘人所不能成之書自詭速成於數月之內抑何其輕易乎夫神哲徽欽諸臣列傳至燾之時已經四修三修兩修一修可謂易於成書矣猶且踰四年而後奏篇今高孝光寧諸臣當立傳者人

數猶未能定雜糅踈漏絶無倫次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徒具私家所供誌狀全未經史官考按增入他書又安得有所謂四修三修兩修一修者乃欲趣辦於四五月之間臣知其茍且滅裂務應期限希恩賞而不以傳信決矣雖然列傳粗有張本者也乃若諸志則從前未有片紙纂次今始創為其間天文地理選舉禮樂之屬猶可編類綴緝惟兵財二者乃百餘年建國之實政本末閎闊功力浩瀚非可鑿空為之者

豈數月之所能辦乎兼史院官例多兼職往往一時
繁劇之任叢于厥身有如叢所謂精力有限詳此略
彼者而望其專力總領速成大典難矣臣非唱為異
論茍欲遷延以逃瘝曠盖考諸故實昭然不誣乃敢
援據以為陛下告欲望聖慈宣諭提舉官及此編摩
未定之初檢照孝宗皇帝修書故事改命史院官專
一編纂四朝正史諸志候奏篇畢續行纂次列傳庶
幾修書次第既合舊典又使諸史官用志不分成篇

可準不致茍且滅裂貽笑後世

金世宗時伊喇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録上以問宰相石琚與右丞唐古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為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録不可避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漏泄幾事則

擇愼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
元世祖至元中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上奏曰自古帝王
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
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廟謨雄斷所致
若不乘時紀録竊恐久而遺亡宜置局纂就實録附修
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
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後設内外學士院史册爛然
號稱文治堂堂國朝豈無英才如唐宋者乎

成宗時翰林國史院檢閲官袁桷上修遼金宋史搜訪遺逸條列事狀曰臣猥以非才備員史館幾二十年近復進直翰林仍兼史職竊度歲月實爲罔功伏覩先朝聖訓屢命史臣纂修遼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係一統之後史官所成若齊梁陳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壽南北史房元齡等晉書或稱御撰或著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數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備至宋做依唐世爰設官局以成唐書是則先朝屢命有

合太宗文明之盛楠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中原諸老家有其書必能搜羅會粹以成信史竊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獻公燮當嘉定間以禮部侍郎秘書監專修宋史具有成書曾祖太師樞密越公韶為秘書著作郎遷秘書丞同預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肅公甫吏部尚書商俱以尚書修撰實録譾薄弱息獲際聖朝以繼先躅宋世九朝雖有正史一時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昔司馬遷班固皆以父子相傳遂能成書劉知幾

劉餗劉贊咸以家世舊聞撰成史通史例輙不自揆庸用條析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雜書紀載悉皆遺缺亦當著具書目以備采擇者

順帝時蘇天爵論修功臣列傳疏曰古者史官所以論著君臣善惡得失以為監戒者也欽惟聖朝龍興朔方滅金平宋遂一華夏而閥閲勲舊之臣謀猷材能之士尚不載之簡策何以垂示方來夫祖宗大典既嚴金匱石室之藏而功臣列傳獨無片簡隻字之紀誠為闕典

然自大德以來史臣屢請采輯有司視為泛常迄今未
盡送官當職昔嘗備員史官謹具四事以備采擇
一史有二體編年始於左氏紀傳始於太史公考一
時之得失則編年為優論一人之始終則紀傳為
備要之二者皆不可闕近代作為實録大抵類乎
編年又於諸臣薨卒之下復為傳以繫之所以備
二者之體也我國家至元間初撰祖宗實録于時
諸臣多在及元貞初詔修世祖實録命中外百司

大小臣僚各具事迹録送史館盖欲紀述一代之事寔修諸臣列傳然以進史日期太迫諸臣事實不完遷延至今竟不果作向修經世大典臣事之見于簡冊者十居二三矧今翰林職專筆削若復曠日引年不復紀載將見勲舊盛烈泯没無聞為史官者無所逃其責矣此列傳之必當修也

一昔司馬遷為太史令網羅天下放佚舊聞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於是㯓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

楚漢春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宣布于世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焉夫史固欲其核實事尤貴於網羅今史館修書不過行之有司俾之采録或功臣子孫衰替而無人供報或有司憚煩而不盡施行事之卒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先當取具國初以來至於某年中間功臣當立傳者若干人各具姓名或即其子孫宗族或即其親舊故吏或即其居官之所指名

取索其人自當具報不許有司因而煩擾又諸公
遺文各處或已刋行開具模印未刋板者令有司
即其家抄録校讐無訛申達史館嚴立程限違者
罪及提調官吏庶幾事無所遺汗青有日矣
一官品固有高低人材則無貴賤且作史者本欲紀
載賢能以為後世之法初豈别其貴賤而輙以為
等差故趙周既貴姓名止見于當時黄憲雖微善
行永傳于後世近自金元以來始以官至三品者

行事登于史是使忠烈隱逸之士凡在下位者皆不得書又何以勸善乎其法之謬以至如此今二品以上雖有官封别無事迹自可削去三品以下或守令之賢政績可紀或隱逸之善著述可傳或人子事親若王祥之孝感或義士赴難若南霽雲之殺身並宜登載于編以為將來之勸

一史之為書善惡並載蓋善者所以為勸惡者所以為戒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史臣亦云

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今修史條例止見采取嘉言善行則姦臣賊子之事將不復登于書歟彼姦臣者固不卹其書與否也今從而泯滅之是使姦計暴行得快于一時無所垂戒于後世彼又何憚而不為惡乎且如阿哈瑪特僧格特克實道拉實之流皆當明著其欺罔之罪弑逆之謀庶幾姦邪之徒有所警畏然諸家所具事迹多出於孝子慈孫之言門人故吏之手恐有不實又當參以刑

曹之過簿吏部之行止如此則善惡備書而無虛

美隱惡之譏矣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七